

書 叢 學 文

孽 冤 活

冊 下

著 俄 國 法

譯 忽 俞 葵 皖

社 學 共

1 9 2 3

活冤孽卷八

一 昏迷

克羅得夫羅落的義子把那不幸的副主教困陷那埃及女子連他自己一併困陷在內的結子這般幽莽的解開的時候，他已不在老駝丹裏。他走進那聖物房，從他的肩上扯下那披巾，那白色聖衣，那頸巾，一齊拋在那吃驚的執事的手上，從那教堂的便門跑了出來，吩咐帖南的撐船的載他到賽恩河的左岸，鑽入律里。又西弟的崎嶇的街道，不知到那裏去每走一步路總遇着成羣的男婦高高興興的朝着那聖密歇耳橋走來，希望還來得及去看吊死那妖術女子呢。

他這樣的走過了那聖欲恩菲哀夫山，到後來從那聖克叨門出得城來。他掉轉身的時候，如果還看得見律里，又西弟周圍的那許多塔子和那些附郭的稀疏的屋子，他仍舊向前跑去；只是到末了一塊峯起的地脊把那討厭的巴黎完全遮住的時候，他覺得已經離開巴黎三百英里，到了鄉間，在一個沙漠內，他停下，他似乎可以呼吸了。

他這樣的在鄉間跑來跑去直到天黑。

那太陽落山的時候，自家審視一遍，他覺得他自己幾乎瘋了。自從他失了那救那埃及女子的希望的願望的時候之後，他胸中好像風雨般怒吼，他天良中沒有留了一個善觀念，一個站立的

思想。
他從新走進那街道的時候，那些行路在那些店門首的燈光下來來去去，在他的眼中好似接連不斷的許多鬼魅。

昏迷住，不知往那裏去。走了幾步之後，他認得是在那密密歇耳橋上了。那下層的屋子的窗上有一個燈光：他走近那燈光。從那片破玻璃窗板看過去，只見一個污穢的廳子，模模糊糊的似乎曾來過的樣子。這個廳裏點着一盞半明不亮的燈，還有一個新鮮白淨的少年人；那盞燈的近旁有一個老婦人，一面紡着紗一面拿一個顫動的聲音唱着。那少年人不是時常在那裏笑的，那老婦人的曲子就一片一片的鑽進那教士的耳朵裏來；這個曲有點講解不出又有點慘厲。

「谷列夫，嗶呀，谷列夫，吠呀！」

紡呀，紡呀，我的紡紗竿，
紡好他的繩子給劊子手
呼嘯在牢獄的庭院中。
谷列夫，嗶呀，谷列夫，吠呀！

那美麗的麻繩兒！

自意雪播種到汪夫兒

是苧麻不是麥子。

賊子不我偷

那美麗的麻繩兒。

谷列夫，嗶呀，谷列夫，吠呀！

要看那快活的女子

懸掛在吊人架上，

那窗戶就是眼睛。

『谷列夫，嗶呀，谷列夫，吠呀！』

那少年人聽着大笑。那老婦人就是發路得耳；那少年人就是他的兄弟約安。

他接連的看着。這個人景於他是和別的人景沒分別的。

他看見約安走到那廳的那壁一個窗子旁邊，開了窗子，向碼頭上望了一眼，看看遠遠的無數的窗子內都是燈光照耀着，他關上窗子的時候，聽見他說道：『憑着我的魂靈！這已經夜了。那百姓都上了燈，那好上帝也放出他的星光了。』約安走了出來。

董姆支羅得不要給他的兄弟對面遇着給他認得，只有臥在地下的時候。幸好那街道是昏黑的，那學生是醉的。只是他却看見了那副主教臥在街道上爛泥裏。他說道：『哦！哦！這裏有一個人今日曾過了一個好日子囉！』

他拿脚去踢，一踢董姆克羅得，董姆克羅得閉住他自己的呼吸。

約安又道：「醉的像死了。好呀，他裝滿了。一個真正從酒桶掉出的水蛭。」他低下頭來，又說道：「他頭禿了，是個老頭子囉！Fortunate senex！」

接着董姆克羅得聽見他一面跑開，一面說道：「這是一樣的那道理和好物什，我的那副主教哥哥又聰慧又有銀子好不快活。」

那副主教這纔立起來，一口氣是向老駝丹跑來，他可看見那老駝丹的巨塔在黑暗裏矗立在那些屋宇之上。

他不住的喘氣跑到那門首空地的時候，他往後倒退，不敢擡眼朝着這悲喪的殿宇望。他低聲說道：「哦！今日，就是這早晨，有這樣的事體經過可是當真的麼？」

那教堂的門已經關了；只是那副主教時常有那通着他的試驗室的那個塔子的鎖匙在他身邊。他就用這個鎖匙走進那教堂裏去。他慢慢的爬上那塔子的梯子，他的燈光在這般姿的時候從一個一個的窗洞裏升到那尖頂上去十分離奇，他肚裏滿肚的秘密害怕或至給那門首的

空地裏的少數行路的猜測出來。

忽然他覺得他面孔上有一股涼氣，他覺察他已在那最高層陽臺的門底下了。那空氣是寒冷的；那天上有一條一條的庶多雲霞，那雲霞的白闊片兒這片飄到那片之上，好像河中初解的冰片。那一彎月兒閃耀在雲彩中間，好似一個天空的船封緊在空氣的冰山裏面。

他低下他的眼線，在那通連那二塔的細柱的縫隙中間，穿過一重烟霧的薄幕，打量一回遠遠的那簇寂無聲響的巴黎的屋脊，尖銳，不知其數，擁擠在一塊，細小，好似夏日夜海中的靜浪。那月兒射出一個微弱的光線，給那天地都添了一層灰色。

這個時候，那教堂的鐘發出他乾澀簡斷的聲音。半夜敲了。那教士想着那正午，那十二下鐘聲又來了。他很輕的自語道，「哦！他這時大概是冰冷的了！」

忽然一陣風吹滅了他的燈，幾乎同時那塔子的對面的角上現在一個陰影，一團白的東西，一個人形，一個女子。他驚得跳起來。這女子的旁邊有一隻小山羊，他的咩聲也夾在那鐘聲裏。他沒氣力再望了。這就是那女子。

二 駝背，獨眼，跛子

直到路易第七的時候，中古時代的各城都有他們的避難所。那時候的刑罰和野蠻法律好像洪水一般氾濫於各處，這種避難所就是一種海島露在人類公法的水平面的上面。所有的罪犯一登了這種海島就不受法庭管束了。

那些教堂平常都有一個小房預備收受那些避難的。一四〇七年尼可拉夫拉美耳和他們在聖日Y克司得拉布希里的那些屋拱下面造了一個房間，費了四磅六索耳十六個巴黎得里哀。

在老駝丹呢，那是一個小房子造在一個邊廊之上和那些拱柱之下，朝着那講經處，恰在從前一個守塔的的妻子造一個花園的地方，這個花園和巴比倫的懸空花園比較起來，好像一個是一個蒿苳，一個是一根櫻樹，一個是守門的婦人，一個是雪米拉密斯。

克什莫打着得勝鼓好似瘋狂的一般在那些塔子和那些陽臺上遊行一遍之後，就把哀司姆拉大放在這小房子裏頭。他遊行的時候，那輕年女子幾乎還是沒有什麼知覺的，半醒半醉，

他覺得如果不是在空氣內上升，就是在裏頭浮着，或是在裏頭飛着，或是有什麼東西把他提離了地面。不時的，他聽見放聲大笑和克什莫多的大喉嚨在他耳朵旁邊；他半開了他的眼睛；他這纔看見他下面模模糊糊的就是那巴黎，滿到處都是些瓦屋脊和石板屋脊，紅一塊，藍一塊，他頭上就是快活的克什莫多的怕人的面孔。他的眼皮這纔從新跌下；他以爲什麼都完結了，人家就在他暈過去的時候將他行刑了，那管守他命運的醜魔鬼已把他的靈魂執住，帶他到別處去呢。他不敢對他望，聽憑他怎樣去。

不過那頭髮披散氣喘不住的鐘頭把他安放在那避難房的時候，他覺得他的大手輕輕的解下那吃進他手臂的肉裏的繩子的時候，他感覺着一種震動，好像黑夜裏汽船擱淺時船客驚醒的時候一般。他的知覺也慢慢的醒轉來。他看見他已在老駝丹的裏面了；他記得他曾給人家在那劊子手的手裏奪了去；他記得□□□司還是活着，□□□司已經不愛他了；這兩個念頭一齊跑到他腦筋裏來，越外覺得心中酸楚，克什莫多這時就站在他前面，他掉轉身來朝着克什莫多，看見他有點害怕；他和克什莫多說道：「你爲什麼要救我哪？」

克什莫多對他望着着急，好像要猜度那女子對他說的是什麼。那女子重複他的問話一遍。他這纔對那女子丟了一個十分愁慘的眼色，自家跑走了。

那女子好不吃驚。

幾分鐘之後克什莫多又跑來，手裏一捆東西，拿來拋在那女子的腳下。這是些衣服，是那些好善的婦人放在那教堂的門限上給他穿的。他這纔低下頭來向身上一看，看見自家幾乎全身赤露，面孔發紅起來。那生命已經回來了。

克什莫多似乎覺察了一點他的羞恥的樣子。他把他的右手遮着眼，又行跑開，不過這一次是慢着脚步走的。

那女子連忙穿着起來。那是一件白袍和一條白幕。是上帝館的一個沙彌的服裝。

他方纔穿好，他又看見克什莫多來了。克什莫多一個手拿着一隻籃，一隻手拿着一牀墊褥。那籃裏有一隻瓶，幾塊麵包和別的食物。他把那籃放在地上，說道：「吃。」他把那墊褥鋪在石板上，說道：「睡。」那鐘頭搬來的東西却是他自己用的食物和他自己睡的牀鋪。

那埃及女子擡起他的眼睛去謝他；只是他說不出一句話來。那可憐鬼當真怕人。他嚇的打戰低下頭來。

克什莫多這纔對他說道：「我教你害怕。我醜得很，可是麼？不要望着我；只要聽着我好了。——白天呢，你住在這裏；夜晚呢，你可到這教堂裏各處遊玩。不過無論白天夜裏不要走出這教堂。你就要給人執住。人家把你殺了，我就得死。」

那女子感動，想擡起頭來答應他。他已經不見了。那女子一個人在那裏，想着這個幾乎和怪物一般的人說的那幾句奇異的話，他那說話的聲音又嘎又柔直打進人心眼裏來。

過後那女子審視他的小房子一番。原來是個大約六尺見方的房間，有一個小窗洞和一個門在那略微傾斜的石板屋脊上。許多禽獸形狀的簷口似乎佇立在他的四週，伸直頸子向那窗洞裏望。那屋脊的盡處就見無數的烟肉，噴出許多青烟，向上直冒。這個可憐的埃及女子，沒有母親，已問成死罪，不幸的生物，沒國，沒家，看見這個景緻真愁慘得很呢。

他想到現在愈覺得無親無故，孤立在世界之上，正在傷感的時候，他覺得他膝上有一個有

鬚鬚的頭在他的手上磨擦。他驚跳起來（因為此時他見了什麼東西都吃驚囉），低下頭一望。這就是那可憐的小山羊，那敏捷的日丫里，他在克什莫多趕散夏慕魯的人馬的時候也跟着逃來了，在他的腳上捱靠了差不多一點鐘，沒有得着他半個眼色。那埃及女子和他親了無數的嘴。他說道：「哦！日丫里，我怎樣把你忘記了哪！你還是想着我哪！哦！你沒有忘恩，你」有好些時他的眼淚似乎給一件重物什麼住在他心裏，哭不出來，這時候似乎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把這件重物什麼提去了，他就放聲大哭起來，他的眼淚慢慢的淌去，他覺得他的最尖銳最苦楚的悲痛也慢慢的跟着他的眼淚流去了。

漸漸的天晚了，他覺得那夜色十分美麗，那月色十分柔和，他在那教堂的四週的高洋臺上打了一個圈子。他自那高處看見那大地這樣安靜，他不知不覺的也寬舒了一點。

三、聲

第二天早晨，他醒的時候，他覺察他已經安眠了一夜。這個奇怪的事體教他詫異起來。他有許久時沒有好好的合上眼安眠過。一線快活的太陽光從那窗洞裏進來，直射到他面上。同時他

看見那窗洞那裏一個物什教他害怕，就是克什莫多的那副不幸的面孔。他不由己的閉上眼睛，只是却不中用；他相信就是有這層玫瑰花色的眼皮遮住，那矮子的面容，那隻眼，那副牙齒七歪八倒的還只管映在他眼簾上。他只管將眼閉着，他聽見一個粗糙的喉嚨非常柔和的說道：「不要害怕。我是你的朋友。我來看你睡覺。這個於你一點沒有壞處，可是麼？如果你眼睛閉着的時候我跑來，於你有什麼防礙呢？現在我走了。你看，我站在那牆背後。你可以開你的眼睛了。」

還有一件東西比這幾句說話還要哀痛的就是說話的時候那個聲音。那埃及女子感動了，開了眼睛。果然他不在那窗洞那裏了。他走到那窗洞，他看見那可憐的駝子蹲在一個角裏，露出愁苦自怨的神情。他用力禁遏住他憎惡他的心。對那駝子柔聲道：「來。」克什莫多看見那埃及女子的嘴唇動，以為要攆他走；他就立起來，一顛一跛的慢慢的走開，頭垂着，也不敢拿他的失望的眼光對那輕年女子望。那女子喊道：「跑來囉。」只是他還是望前走。那女子這纔自己跳出房外，跟着他追，將他的手臂執住。克什莫多覺得給那女子的手沾着他的身體，他全身發抖起來。他攙起他那隻哀求的眼睛，看見那女子要把他拖回去，他就滿面燦爛着快活和愛惜來。那女子要叫他

走進他的小房子；只是他執意要立在門限上。

他說道，「不，鷹鳥不進百靈鳥的窠兒的。」兩個人站在那裏好幾分鐘沒動也沒說話。

克什莫多先說話，「你剛纔喚我回來麼？」

那女子把頭一點，說道：「是的。」

他懂得那女子點頭的意思。他說道，「噯！」好像有點遲疑說不下去的一般，「這是……我是個聾子。」

那剎哀姆女子面上露出又仁慈又憐憫的神情，喊道，「可憐的人！」

他作慘淡的微笑。「你以為我缺少了這一件，可是麼？不錯，我是聾子。上帝是這樣把我造的。惡毒的很，可是真的麼？你這樣的美麗，你！」

這不幸人的語氣中有一種異常悽苦的情懷，那女子竟沒有力氣說出一句話來。況且他也不聽見。他接着說下去道：「我從來沒有看見我的醜狀和現在這般樣子的。我和你比較的時候，我真個憐憫我自己，我竟是個可憐不幸的怪物！我見着你好像一個野獸，說罷——你，你是一線

太陽光，一滴露珠，一朵鮮花——我呢，我是件怕人的物件，不是人，不是獸，一件比頑石還要硬，還要給人踐踏，還要沒模樣的東西！」

他說着說着，就笑起來，只是這笑比世界上什麼東西還要令人心裂。他接着道：「不錯，我是個鬚子；只是你可用手勢和用記號和我說話。我有一個主人，他也是這樣和我說話。再呢我看見你的嘴唇的掀動和你的眼色我就知道你的意思很快的。」

那女子笑着說道，「好好對我說你爲什麼改我哪。」

那女子說話的時候他留心的望着。

他答道，「我懂得了。你問我爲什麼救你。你忘記了一個該死的人一夜裏想把你馱去，那第二天你還到那兇惡的行刑臺上搭救了這個該死的人。一滴水和一點憐憫是拿我的性命來償還也不夠的。你已經忘記了這個該死的人；他呢，他還記得。」

那女子聽着十分感動。一點淚出現在那鐘頭的獨眼裏面，只是不淌下來。好像把那點眼淚吞下肚去是件榮譽的事一般。

等他不怕那點淚再淌出來的時候，他又道：「聽着，我們這裏有很高的塔子；一個人從那上，跌下去沒落地之前就要死的；如果你高興我從塔子上跌下去的時候，你不須說一個字，一個眼色就够了。」

他這纔立起來。這也奇怪，那剝哀婦女子這般的不幸，胸中還動了點惻隱之心。那女子做個手勢教他不要走。

他說道：「不，不，我不應該站在這裏太久了。我很不安逸的。這是你可憐我不把你的頭掉轉去。我到一塊我可以看見你你不能看見我的地方去：似乎要比在這裏好一點。」

他從他袋裏抽出一個金類的小叫子。他說道：「這裏，如果你要我做事的時候，如果你要我的時候，如果你看見我不很害怕的時候，你就吹這個叫子。我聽得見這個聲音。」

他把那叫子放在地下，就跑走了。

四 瓦和玻璃

日子慢慢的過去。